

女學叢書之一
中國婦女美談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女學叢書之一中國婦女美談)

民國六年六月六日發印
廿五年二月五日發行

◎全一冊定價銀九角

編輯者

寶應盧壽錢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澳門路中華書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中

華書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有不著准作翻權印

序

十數年來。有識之士。羣知女教不可不重。於是興學校。設教科。亟亟以灌輸新知識爲務。用意非不善也。然所造就之人才。不必盡爲老師女宗何也。蓋彼所重者。不過新知識。而最足重之舊道德。反棄如敝屣。以故女則列傳。論語孝經。束之高擋。由來已久。又何怪風俗人心。日趨偷薄。有每況愈下之勢乎。夫近日女界之現象。有至不忍言者矣。墮胎避妊。既風行於一時。離婚索居。亦層見而迭出。彼自號文明者。尙肆行無忌。而尋常女子。更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女教而果發達。其弊不至於此。自三代已來。凡女供其職。婦盡其道。母肅其儀者。誠不乏人。降至今日。流風漸歇。豈貞古今人之不相及耶。吾謂自此以往。誠能砥礪名節。崇尚道德。則巾幘之內。未必嗣響無人。茲取古代婦女之嘉言懿行。可爲後世法者。合而爲一編。名曰中國婦女。

美談編分三類。曰賢母、良妻、淑女。俾世之爲母爲妻爲女者，咸以古爲鑑。有所則倣。雖不足以維繫舊道德。然日趨偷薄之風俗人心。或能潛移默化於不覺。不可謂非女界前途之大幸也。丁巳三月一日序

中國婦女美談

總目

卷上

第一編 賢母類

教訓

鞠養

禮法

名義

才識

曠達

第二編 良妻類

孝養

賢德

苦節

總目

中國婦女美談

死義

卷下

第三編 淑女類

孝行

貞淑

烈節

高義

才藝

第一編 賢母類

古今偉大人物。莫不出於善良之家庭。此賢母之所以可貴也。夫鞠育顧復。本爲母者分內事。凡婦人皆優爲之。有何足異。唯偶遭時變。能力育其子。至於成立。更教以義方。約以禮法。曉以大義。或於處世接物之際。出其明敏之才。曠達之見。措施裕如。俾事事有利於其子。則廁此婦人於賢母之列。不爲過也。劉向七篇母儀居首。用意深遠。概可想見。故本編仿其例。列賢母爲第一類。

敎訓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郤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綵。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摯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

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游。者。皆。過。己。者。也。是。以。
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游。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已。明。矣。文。伯。
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游。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
敬。姜。曰。子。成。人。矣。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
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敬。姜。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聖。王。之。
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
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
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吾。冀。汝。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也。曰。胡。
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文。伯。卒。敬。姜。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
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者。請。毋。瘠。色。毋。揮。涕。毋。陷。
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
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
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及。寢。門。不。應。
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毋。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
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

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庇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闥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闥。祭悼子。康子與焉。醉不受徹俎。不謙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于死地而自康樂于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于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

孟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爲墓間之事。躊躇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

舍學宮之傍。其嬉游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孟子之少也。旣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乎。廝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于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孟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于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禮于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畱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于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敢。異日閒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嚮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于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飮。纂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

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家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于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爲人臣而事其君。猶爲人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効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子慚而出。反其金。自歸罪于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

王孫氏母

王孫氏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闥而望汝。今汝事。

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

雋不疑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飯食言語異于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不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名爲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爲言之後歲餘爲府丞所章結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于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

王商母

張霸女孫名淑紀。適廣漢王尊。至有賢訓。事舅姑以禮。生子商。海內名士。廣漢周幹古朴。彭鯢漢中祝龜爲作頌曰。少則爲家之孝女。長則爲家之賢婦。老則爲子之慈親。終始且惠秉心。塞淵宜謚曰化明惠母。

陸續母

漢明帝時。楚王英以謀反連及會稽太守尹興。陸續爲尹興掾。逮獄。掠拷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作食餽續。續見拷。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使者怪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召將案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覈其實。陰嘉之。以狀聞。乃赦續等還里。

楊母泰瑛

泰瑛。南鄭楊拒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拒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尙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瑛之教流于三世四子。才官隆于先人。

杜母泰姬

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爲天下名士。戒諸女及婦曰。吾之姪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恩存于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禮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懃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修敬泰姬。執子孫禮。

陳母禮珪

陳母禮珪。成固陳省妻也。生二男。長娶張度遼女惠英。少娶荀氏。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財自富。禮珪敕二婦曰。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所以粗食急務者。使之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再拜奉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遭亂流行。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飭。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四時祭禮。自親養牲。釀酒。曰夫祭禮之尊也。年八十九卒。惠英亦有淑訓母師之行也。

王母季姜

季姜梓潼文氏女。將作大匠廣漢王敬伯夫人也。少讀詩禮。敬伯前夫人有子博女紀。流二人。季姜生子曰康。曰稚。曰芝。女曰始。曰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祖母性嚴子。

孫雖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于堂歷五郡祖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侍養左右紀流出適分己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爲作表文于是門內相化動行推讓博妻犍爲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三母堂季姜敕康稚之婦事進如舅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赴內外冠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王氏遂世興

趙母

趙母者桐鄉令虞韙妻潁川人也敏達多覽記吳大帝迎入宮禮之大帝欲征公孫淵疏諫止行嘗嫁女臨行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何況于惡謂無非儀也知婦道矣

孟仁母

吳孟母仁之母也有賢行仁少母遣從南陽李肅學爲作厚褥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何德以致客學者或貧無衣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後仁仕爲軍吏不得志貧夜雨屋漏起涕泣謝母母曰第自勉困何詎非益久之除鹽池司馬自潔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嫌之道哉仁泣受命孟仁卒著廉名母之教也

劉惔母

劉惔母任氏。與惔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雖簞門陋巷。晏如也。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惔復喜。因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

潘岳母

母晉潘岳之母也。潘岳既顯。猶貪利祿。不厭母責之。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不能從教。卒罹于難。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陶氏貧賤。湛命侃就學。紡績資給之。使結交勝己。侃少爲鄱陽縣吏。監魚梁。以一蚶鮓遺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是增吾憂也。鄱陽孝廉范達與侃善。來寓宿。時大雪。母徹所臥。新薦剗以秣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達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竟以功名顯。

皇甫謐母

皇甫謐母任氏。安定朝那人。歸皇甫無子。謐爲後。謐年二十。不悅學。遨蕩一日得瓜果以共任氏。曰。孝經云。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非孝也。汝齒則旣長矣。目不存教。心不求道。

何以慰我心乎。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歟。何爾。怠逸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感激就學。遂爲名儒。

王僧辨母

貞敬太夫人。王僧辨母也。夫人姓魏氏。僧辨父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巢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辨。性甚安和。善于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辨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真惠世子有寵于世祖。軍國大事多問焉。夫人往詣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竝憐之。及僧辨免出見。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唯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辨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恆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

宣文君宋氏

宋氏。太常韋逞母也。幼喪母。明慧。父授以周官。謂之曰：此經周公所制。以經紀典誥者也。吾家世以傳業。今無男可傳。以授汝。汝必敬受。無令此學遂絕。宋日諷誦。屬世亂研精不輟。石虎徙民。實山東。宋在徒中。與夫推鹿車就徙。而背負父所授經。與之俱至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畫出樵采。夜歸授子經。以紡績佐讀。逞遂成學。秦王堅憫禮樂廢闕。博求通周官有師法者。問諸博士。博士盧壻前對曰：學殖久廢。禮師法盡矣。太常韋逞母。宋世學家。傳其父。